

# 一个正在淡出民国出版史的书局

## ——纪念世界书局创立 100 周年

世界书局是曾与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齐名的出版机构，因为种种原因，未在其创办地上海留存下来。今年是世界书局创立 100 周年纪念，近日，“世界书局史料研究座谈会”在上海举行，各位出版史研究者与书局创办人沈知方先生的后人共同回顾了世界书局往昔的辉煌和淡出的过程，作为出版史的补充。本刊选取部分内容刊载，以飨读者。

### 回忆我的祖父

沈知方

沈柏宏（沈知方长孙）：我 1948 年底离开了上海，当时还是个未满 18 岁的高中生，至今已旅居美国 67 年。

作为世界书局创办人沈知方先生的长孙，长期以来我也一直关注家族在出版业方面的事迹。虽然知方公去世那年，我只是一个 9 岁的孩子，但当时在上海万国殡仪馆开吊三天，身披孝服侍跪在灵堂里的景象，我仍记忆犹新。在海外的这些年，我也始终不忘搜集家族的史料，并同大陆的亲朋好友保持联络，随时了解新的信息。

我的先祖在清乾隆嘉庆年间便办有蜚声越中地区的鸣野山房藏书楼，我的曾祖父锡卿公则担任过蔡元培先生的私塾老师。在台湾时，我的叔公沈仲涛先生曾亲口告诉我，蔡元培先生回山阴祖籍时，必要去沈氏祠堂祭拜先师。祖父知方公 16 岁便离家入书业学徒，一则是承担长子养家的责任，二来是为逃避父母指定的亲事。祖父入行不久便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因其销售上的才能而在发行方面独当一面。后又与陆费逵等创办中华书局，对于中华书局在早期的发展功不可没。祖父在 1917 年筹创世界书局，凭着他一贯坚韧、勤勉、果敢的个性，和他在书业的广泛交游及对市场敏锐的洞察，在十多年时间里，带领书局飞速发展，最终稳居民国出版业第三位的位置。

祖父的成功，首先离不开他对市场的洞悉，书局初期的出版物，无一不符合大众的阅读需求。同时他也深知发行渠道的重要性，书局开张前几年，就将发行网络遍布到各大城市，在取得教科书的出版许可之后，更是将经售点遍布每一县城，以致在教科书的发行



左图为沈知方留影，右图为世界书局总发行所。

资料图片

## 一匹消隐的黑马

祝君波

上海曾经是名副其实的出版中心，除了知名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外，还包括世界、大东、开明等机构。前几年笔者参与筹建出版博物馆，深感收集和保存上海出版史料的紧迫感。

今年系沈知方先生创立世界书局 100 周年。这个书局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在上海留存下来，但是在民国时期，它是一家很重要的机构。1992 年我在朵云轩工作时，今台北世界书局的董事长阎初来找我谈合作，也谈到了世界书局重回上海，比如在朵云轩恢复的可能，这引起了我对世界书局的关注，而此前我对此一无所知。后来，阎初的父亲阎奉璋先生又告知一些世界书局往事。奉老早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1946 年毛主席与蒋介石重庆谈判，他是亲历者，后任国民党中常委。我从奉老口中知道的，包括上海外文图书公司福州路的大楼和新华印刷厂都是昔日世界书局的产业，阎家在台北从成舍我先生手中买下了世界书局的股份，对这段历史就比较关注。

另一处信息来自刘冰，即洛杉矶长青书局创始人、爱国侨领。1980 年代起，朵云轩与长青书局过从甚密，我们在洛杉矶的书展和画展，大多在长青文化中

心举办。刘冰先生的父亲刘雅农先生，其人生的重要经历是受世界书局之聘于 1948 年 2 月去台北开设分局，直至 1961 年退出。刘冰先生 1955 年也入世界书局工作，于 1966 年离开。刘家两代在世界书局供职，知道很多“活”的史料。近年，刘冰先生年事已高，抓紧写了四万多字的史料，弥补了以往的不足，而我是这些文章的读者。

去年以来，我阅读了有关世界书局的 50 余篇回忆文章，对世界书局的历史有了一点认识。一是上世纪 20 年代曾与商务、中华并称民国教材出版三大机构；30 年代与商务、中华、大东并称中国四大书局。二是建国以后有的文章提及世界书局，大多只说它出版鸳鸯蝴蝶派小说和低俗读物，没有系统研究和肯定它的学术出版、教材和工具书出版，也没有提及它的进步出版事业。事实上世界书局在大陆出版图书 5500 余种，联系作者一千余人，好书不胜枚举。包括 1928 年到 1933 年出版的“ABC 丛书”153 种，1947 年出版朱生豪翻译的《莎士比亚戏剧全集》，影响很大。三是对世界书局创始人沈知方有了一点认知。以往比较多的是讲他作为商人唯利

是图、不择手段的一面，改革开放以来，已有出版物将其定位于民国十大出版家。而事实证明，沈氏在文化和出版领域有开拓之功。他 1900 年代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深得夏瑞芳先生赏识，认为此人潜力无限。后于 1913 年加盟中华书局，与陆费逵先生搭档，促使中华异军突起，在出版和开设分局上功勋卓著。但他又受到排挤，于 1917 年出来创办世界书局。

刘冰先生认为他在世界书局有三大策略：一是用大众读物积累资金，二是以教科书奠定书局出版地位并兼顾其他，三是以出版经典图书铸就品牌。沈知方的经营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大胆出新，引进现代出版理念，如一匹黑马冲进业界，引起商务、中华等大小书局的变革，促进中国书业的发展。

他是一个重商的人，曾经为了竞争，他让人仿照别人的畅销书出书，引起官司。然而，在辛亥革命、1927 年“四一二”事变和抗日等重大事上，又能重义轻利，立场鲜明，保持大节不亏。所以，我们看到了一个形象丰富的出版家。历史确实是复杂的，人物也是多元的，当我们把人物放到历史环境中做多方面客观分析，才会看得更清楚。

规模上一度超过了商务和中华，使两家书局联合起来应对竞争。祖父在经营上力求创新，不仅在出版物形式和内容上常有耳目一新之举，而且在书局的业务内容上不断拓展，寻求多元化的运营，书局在印刷和发行上成为多家

出版机构所委托合作方，在地产投资、银行业均取得非凡的成就。

祖父在出版业务上有着过人的气魄，比如，为同张恨水签约，便一付数千大洋，买断了他几部作品的版权。

祖父不仅亲力亲为，而

且任人唯贤，除了长期重用秦同培、陈和祥、范祥善、朱翊新、王淄尘、蔡巧因、蒋伯潜等老编辑外，也大胆启用徐蔚南、林汉达、詹文滂等年轻才俊担任重要职务，而正是这些年轻人，为成长中的世界书局编辑出版了大量普

及新知识、新科学的读物以及新型教科书，并为书局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同时，祖父也是一个具有民族气节的商人。早在书局创办初期，因中日签订的《二十一